

尊严三部 **地** 卷

海之月

海波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万卷出版公司

尊严三部 **地** 卷

海之月

海波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万卷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之门/海波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6

ISBN 7-5006-7179-2

I. 海... II. 海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1195 号

出版发行: **中国青年出版社**

(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)

万卷出版公司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)

印刷者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经销

幅面尺寸: 175mm×248mm 16 开

字数: 1400 千字

印 张: 65.5

出版时间: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6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曾玉立 丁建新

装帧设计: 杜凤宝 刘萍萍

责任校对: 漆 仁

版式设计: 刘萍萍

定 价: 49.00 元

联系电话: 010-64049423

邮购热线: 010-64065904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84047104



海波 1950年生于军人家庭，算是中国天地翻覆后繁衍的第一代属虎者。虎，不群而卓，孤独且威，是世间流浪的王。它不如狮子眩目，没有狮子幸福，它安静做武王，不思当皇帝。虎终生负有使命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它以一己之足巡大地万象，以一己之目察苍生百态，以一己之须评是论非，以一己之牙铲除必铲！虎终以一己之身担天下，知天下，战天下，胜天下！虎的背影留下多少尊严的凄美与凄美的尊严。男人属虎，当幸天缘，当认天命，当秉天道，当行天理，当以虎之履历盖己之棺。

本书以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中国人民求变革、谋发展的20年为经路，以国内、国际的部分重大事件为背景，勾勒出我国由单一经济走向多种经济并存，民营企业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促进，共同发展，及此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不断砥砺前行、史诗般、传奇般的恢弘画卷。生动、丰富、相对完整地记录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。本书从政府官员到企业领导，到平民百姓，着力刻画了十几个性格迥异、历经坎坷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。同时，在这部多线并进，错综复杂，内蕴深邃、大气的正剧中，刻意兼收并蓄了喜剧、悬疑、冷幽默等多种艺术元素，使得该作品庄谐兼具，雅俗可赏，营造出很高的观赏性。



——与坚守尊严者鉴

引子

顾名思义，这是一个与“海”和“门”相关的故事。字典上对这二字的解释，一个有7条，一个有13条，但很遗憾，全都不是本故事想说的那个意思。

是什么呢？那是结尾的事。

故事的开头应十分确定：中国东海，1981年1月18日，夜，最低气温0摄氏度，风力六七级转八九级，浪高一二米至三四米，可谓天黑气寒，风狂浪高。

如此凶险的海面，一艘舷号“台北807”的中型渔轮陡起陡伏，时隐时现。要说明的是，这船上说了算的不是船长，而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太婆。老太婆气度凛凛、卓尔不凡，身披一件黑红大氅，满头银发一丝不乱，她手举一架军用红外望远镜，正顽强地向前方寻找着什么。还要说明的是，该“807”渔轮不打鱼，离开台湾后，它盲无目的地游荡漂泊了整整三天，一小时前才突然开足马力，蝶泳式地拼命向西挣扎。那船长明明看见，从启航就闭着眼睛，打着盹的老太婆，不时地收听气象预报，却不知她老人家为何选这种日子出海，风起浪高，也不及早归航，待渔轮快挺不住了，方睁开眼，蹿出精神，喝令一声，但她倒命“807”朝着一个顶顶不可思议的方向猛打猛冲。船长着实想问，但绝不敢问，老太婆何许人也！20分钟前，全体船员人人得见，老太婆竟然在这种天将自己的孙女“送”进了龇牙咧嘴的海！

波峰浪谷中，老太婆被晃得东倒西歪，但她紧紧抓着栏杆，望远镜始终没有离开眼睛。此时此刻，这位当年打了鬼子打共军的传奇人物的心里，气温一百度，风力一千级，浪高一万米！老太婆晓得，她很快就要看见大陆的门了！

大陆的最东面有一个小渔村。小渔村叫海门。海门石街石巷，石屋石墙，处处粗砺低矮，并没有可以与海相匹，向外而敞的门。相反，海门倒是有一个天下无双，向内深不可测的洞。那洞奇石异水，鬼斧神工，大洞套着小洞，小洞套着窟窿，最高处七十余米，最阔处八千见方。千百年来，这里一直都是海门子民祭祀占卜，聚会议事的厅堂，都是海门子民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的作坊。今天，海门的老老少少又集合在这里。他们坐在各家制造的竹凳、竹椅上，齐刷刷地朝前睁大眼睛。前方，吊挂着一块船帆似的白布，白布上正炮火连天。

海门村每年这一天的这个时候都要放电影，都要放这部叫做《解放一江山岛》的

纪录片。因为海门的百姓中差不多有一个排参加过这场大战，差不多有两个班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代价。

“为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，为了扫除盘踞在东南沿海部分岛屿的国民党残余，1955年1月18日8时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陆、海、空三军，发起了一江山岛联合作战……”“船帆”上战舰如云，战机蔽日，解说词激越高昂。村民们，特别是老兵们，如行大海，如在旧梦，个个面容峻厉。

“台北807”艰难行驶着。甲板上，船员们奋力加固覆盖着什么神秘东西的帐篷。

驾驶舱内，老太婆仍然举着望远镜。

她喃喃自语：“整整26年啦！”

一江山岛。

礁滩滚浪，岸沙粼粼。一只年少的螃蟹英勇地爬出岩缝，试图攻击一只同样年少，胆敢骑浪探险到异族天下的海葵，两个少年以它们的刺与壳激烈论证着矛与盾谁更厉害的古老辩题。随着浪头再次涌来，钻出一个人类。一个全身橡胶泳装、面罩特工潜水镜的黑色蛙人。

蛙人先是回头看了一眼海面，然后仔细观察小岛的地形地貌。此蛙人可能也比较年少，那两个正在酣斗的小东西被注意到之后，居然又被盯视了好一会儿。当海葵明显处于下风时，蛙人捧起海葵，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入背上的皮制行囊，这才摸黑向岩崖攀去。

今夜注定是个多事之夜。

坑坑洼洼的海滨公路上，一辆老旧的“212”吉普弹跳疾进。汽车驶入海闸镇时，雪亮的灯柱在镇政府门前罩住了一个扬手拦路的中年男人。这人挥舞着一张偌大的纸，奔到车前，满脸“阶级斗争”地大叫：“反标！反标！贾书记，反动标语！”

海州地委贾书记推开车门，接过那纸。

“好大胆子，居然贴在镇政府的大门上！反标！贾书记。”

贾书记大略看了看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上来吧，于镇长。”

海闸镇镇长于周钻进车门。汽车又在公路上跳跃向前。于周不得不一蹶一落地说话：“我原本，应当提前走的，但有件事情想，路上向您汇报，结果刚才在门上看见了，这个。一大群，人围着，影响恶劣之，极！”

“算了吧你，”贾书记慢吞吞地道，“早听说你镇长大人的自行车半年前就放了炮，也不修，你是专等我这辆老，老爷车呢。”

于周被识破，有些尴尬：“哪啊，贾书记，我真的有事情要汇报的。”

贾书记看着车窗外的夜色：“海门村现在说不定又在放那部纪录片。”

“老一套，年年如此。”

“听说这片子，还是当年回继光用三筐咸鱼换的。哎，那父子俩快到了吧？”

“您是说，回主任和劳抗倭？他们哪是，父子。虽说一个人称毛虾，一个小名毛

蚰，都带，毛，但毛蚰得管毛虾，叫太叔公。”

贾书记瞥了满脸不屑的于周一眼：“我也只是说他们俩形同父子。”

车又猛地颠了一下，于周的脑袋重重地磕在车梁上。

洞府内，银幕上的一江山打得如火如荼。这电影似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坐着的，洞府与一条通道似的小洞相连处，便有一个叫阿奴的女人和她的一对孪生女儿双姐、双妹，以探头探脑的方式，远远地向银幕跷脚看着。

突然，银幕之外炸出一种巨大声响——海门村的村里村外拉响了警报！

阿奴惊得浑身一抖。洞内灯光大亮，放映暂停。村民们早已习惯似的，坐着没动，只是四下张望。

阿奴拉着女儿示意快走。

双姐很不情愿：“妈妈，每年这时候都响警报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

阿奴使劲拖着两个女儿：“快走，快走。”

“阿奴妈妈。”拉拉拽拽之中，有人招呼。阿奴回头，脸上不禁闪出一丝惊喜。

沿着小洞通道，走来两个人——毛虾回继光与毛蚰劳抗倭。毛虾这一年47岁，毛蚰27岁。毛蚰装束齐整。毛虾则略显邋遢：一条裤管挽得高，一条挽得低，没剩几块漆的瘪旧军用水壶斜吊在腹前，手里提着个黑色人造革兜子。整个人精瘦多皱。

“阿奴妈妈，都快有半年没见到您了。”毛蚰亲热地拉着阿奴的手。

“是啊，忙完了，去阿奴妈妈家坐坐，有几件缝补好的衣裳你拿回去。”

“哎。”

毛虾走到阿奴身前时顿了一步，与阿奴对视了稍许，二人表情都有些别样。

“等等，太叔公。”大洞洞口，毛蚰叫住毛虾。他蹲下身，放下毛虾的裤腿，整理了一下毛虾的仪表。

绵长的警报中，两人快步走到村民正前。毛虾正色宣布：“接军分区通报，我一江山岛，发现不明无线电信号。海州……”

毛虾觉得眼皮有些别扭，他摘掉一片贴在右眼上眼皮的草叶，嘟囔：“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弄不好今日我毛虾有难。”

人们哄笑起来。小孩子整齐地吆喝：“毛虾、毛蚰——，3分钱一斤——”

海门的村长从人群中站起：“胡闹！没听见响警报了吗？”

村民们静了下来。

村长：“把灯搞亮一些！”

“这两个人，不说大家也都认得，但既然是公事，那就再介绍一下。这位，海州行署农业工作处主任回继光。这位，行署社队企业局干部劳抗倭。他们两个也都是海州民兵团的领导。”村长恭敬地，“九叔公，您接着讲。”

于是，毛虾九叔公继续：“海州民兵团命令，团属侦察连海门村一班，立即奔赴一江山岛，遂行搜捕！”

村民中立即跃起一人：“一班集合！”

十来个精壮小伙子奔出人群，列队，报数。接着，那人向九叔公敬礼：“报告回主任，海门一班集合完毕。应到12人，实到11人，缺员1人。报告完毕，班长于一江。”

九叔公还了一个不太像样的礼，很不高兴地：“哪个没到？”

于一江：“副班长，夏一江。”

九叔公有些讶异，命令：“出发！”

“是！”

民兵们向洞外飞跑。排在最末一名极瘦极小的那个人被石尖绊了一下，“扑哧”跌了一跤。爬起来刚跑两步，“扑哧”又是一跤。于一江一把提起这个名叫叶阿谁的兵，几乎是拎着，在村民的大笑声中，跑出洞去。

洞外的一处库房，民兵们蹿入。叶阿谁拉绳开灯，于一江喝道：“关上！”

民兵们摸黑穿戴没有领章、帽徽的军服，打开铁柜取出枪支、弹药、报话机……地处海防的缘故，他们的装备十分精良。一分半钟后，于一江等动作神速地冲出库门，扛着冲锋舟向海边奔去。叶阿谁边跑边拉扯身上的东西，他的裤子穿反了，衬衣襟从屁股处的“大门”撅出一截尾巴，白晃晃地甩来甩去。

这情景，被躲在岩礁后偷窥的双姐看个正着，她捂着嘴乐不可支。

冲锋舟顶风逆浪冲入大海。九叔公、毛蚶和村长立在岸边。

毛蚶：“这个叶阿谁，怎么这么笨！”

“也难怪，他参加民兵刚两个月……”九叔公不时按着右眼，“我这右眼老在跳。”

刚才在洞口，双姐注视九叔公的神情就有些复杂，这时则有些不大好看。

抓特务的民兵渐远。忽然一颗鹅卵石丢到九叔公脚边，吓了他一跳。他忙回头——阿奴远远地站着。九叔公看看毛蚶和村长，向阿奴走过去。毛蚶要跟着，被村长一把拉住。

双姐的脸色更不好看了。

“怎么不接着看电影？”走到阿奴身前，九叔公满脸的皱折似乎平整了许多，声调也透出些许柔情。

阿奴低着头：“听说，那个片子是保密的，除了贫下中农……”

九叔公心疼地：“阿奴，你好歹也是个民办老师，‘文化革命’都结束好几年了，干吗还要自己戴着帽子？！”

“我，没有。”

“你自己怕抬头，弄得双姐、双妹都难见人。”

“没有的……”

“好了，什么事？”

阿奴抬起头，看着九叔公：“……就是双姐、双妹的事。”

毛蚶又欲过去，村长拉他走开了。

双姐的神色趋向了怒意。她似乎想了想什么，嘴角流出一丝冷笑，扭身离开了礁石。

“好事啊！两个孩子一起考上了大学，这在海门还是头一回。”听完阿奴的说明，九叔公不禁高声称赞。

阿奴嗫嚅：“可双姐、双妹的出身……”

九叔公打断阿奴：“她们没有出身问题！你也没有成分问题！再说，对于真有出身毛病的孩子上大学，不久前邓小平也是讲了话的！”

阿奴看看九叔公：“……孩子们吵着要走……”

“快走啊。对了，报到也该是几个月前的事，怎么还没走？”

阿奴支吾：“两个人的路费、生活费……”

九叔公一下哑了。良久，他才重新启口：“你容我想想，好吗？”

阿奴点了点头。九叔公向毛蚶和村长走去，步履沉重。阿奴在身后大些声道：“毛蚶，学校来信，只能再给二十几天了。”

九叔公未应。

渔村的石板路上，双姐疾走着。拐角处，一个背着包袱飞跑而来的人与双姐撞了个满怀。双姐警觉地使劲一推，那人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双姐盯视对方，不由一怔：“是你？夏一江，咬春哥？”

坐在地上的正是副班长夏一江，乳名咬春。与海门绝大多数人一样，夏一江至今分不清阿奴家的一对花，他愣愣地瞪着眼前：“……双姐？还是双妹？”

“双姐！”

夏一江蹿起身，摘下包袱塞给双姐，急切地：“晚了晚了，班车半路抛锚，老远地就听见响警报。帮我拿着，我去追！”

“水牛他们已经出海了。”

水牛是于一江的乳名。

夏一江边退着跑，边道：“我知道还有一条备用冲锋舟。只是上了岛，不晓得怎么找他们。”

双姐喊：“我告诉你一个办法，有个家伙长着白尾巴！”

“白尾巴？”夏一江大步飞跑，满脸愁愣。

一江山岛。冲锋舟靠岸。“白尾巴”叶阿谁随着队伍向岛上攀进。

“卧倒！右前15度。”于一江和他训练有素的民兵很快就发现了蛙人。那蛙人在山坡上爬着，似乎迷失了方向，左看右看，显得十分犹豫。令人惊愕的是，蛙人在右前深草中消失了片刻，却从左前很远的地方冒了出来。再隐身稍许，又从右前冒出来……于一江等惊骇之极，眼珠瞪得溜圆。叶阿谁：“班、班长，不是讲，就、就一个人吗？”

站在沙滩上，九叔公与毛蚶望着大海，望着五海里外根本看不见的一江山。

毛蚶开口：“太叔公，没有告诉您，我也考上了与双姐、双妹同一所的大学。”

九叔公惊异地看看毛蚶：“你？……怎么现在才讲？”

毛蚶：“这段时间不是去外地出差了嘛。再说，我走了，您一个人……”

九叔公挥挥手：“好事啊。”

他喝了一口军用水壶里的茶，咕咚：“你倒可以带薪读书，不会有钱的麻烦。”

毛蚶：“可惜我的存款，只能捎上半个双姐或双妹。”

九叔公望着海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他又用手按着右眼。毛蚶看着。九叔公：“今晚怎么搞的这是？”

突然，“砰”的一声锐响，九叔公晃了一下，瘫倒在沙滩上。

“太叔公！”毛蚶边搀拉九叔公，边惊恐地向后扫看：“怎么回事？像是打枪……”

九叔公软软地站起身。毛蚶惊叫：“您的包！”

九叔公手中的黑皮兜子被火枪击断了一根提带！九叔公哆嗦着趔趄了几步。

毛蚶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九叔公拉住毛蚶，定了定神：“算了毛蚶，可能是山上打兔子的，飞过来的流弹。”

他看着手中的兜子：“好悬！好悬哪！”

双姐走进一座石头小屋，把夏一江的包袱放在桌上。双妹靠在床头，捧着一本化学课本。双姐看了一眼父母的房门：“爸爸睡了？”

双妹头都没抬：“睡了，一点动静没有。”

双姐打开柜门，取出一把钥匙。

双妹丢下书：“姐姐你干什么？又要去那个人家？”

双姐又取出几件洗净、补好的男人衣裤，装进布兜：“他回来了，屋子里连热水都没有一口。”

双妹：“他那么对不起我们俩，你为什么还总要去伺候他？”

双姐不语。

“姐，你是不是，不是为他，而是为了毛蚶哥？”

双姐也斜了妹妹一眼，朝外走：“早些睡吧，还复习有什么用，连上学的路费都没有。”

“等等。”双妹从枕下取出一双补好的袜子，塞进双姐布兜：“这是毛蚶哥的。”

双姐有些复杂地看了看双妹，临出门回身：“那个包袱是咬春哥的，放完电影，你送他家去。”

看着双姐出门后，双妹从书中抽出一张照片，坐到桌前，对着镜子与自己来回比照。

相片上，是穿着军装、二十出头的九叔公。

双妹叹了口气，放下照片。她看到夏一江的包袱露出一条眼镜腿，伸手解开，里

面全是墨镜。她选了一副戴上，重新把照片举到眼前：“喂，3分一斤的毛虾，我和姐姐像你吗？我们都长大成人啦，可你和妈妈还是让我们两眼漆黑啊！”

海门村口，那辆“212”吉普驶来停下。贾书记、于周下车。阿奴迎面遇上，见是大官，急忙垂头闪避。

贾书记奇怪地望着阿奴背影：“为什么见我们就逃？”

于周也望着：“她当年干过国民党，并且不是一般二般的兵，复杂得很。讲起来，她还是我老婆那个傻哥哥的女人呢。”

贾书记：“什么叫傻哥哥？”

于周：“年轻时被石头砸了脑袋，呆了，哑巴了。要不，这个女人怎么会嫁给他？而且还给某些人留下了空子。”

贾书记不满地看看于周。

双姐登上离渔村挺远的一个土坡。坡上是一幢古香古色的晚清老宅。双姐掏出钥匙打开院门、屋门。屋内一应旧式家具，满橱线装古书。靠墙立着一排中草药柜。柜前有一张条案，案子中央摆放着一个用于戏曲伴奏的竹制梆子和一对鼓槌，油光闪闪的，十分醒目。

双姐手脚生风，引火烧水。古宅的烟囱升起一股人的气息。

山崖上，贾书记、九叔公、于周、毛蚶，远眺着那看不见的海岛。

贾书记：“于一江他们该捉住那个蛙人了吧？”

九叔公：“肯定还没有。捉到了，他们会马上用报话机报告的。”

于周：“水牛这小子，这次怎么这样慢！”

此时，于一江等仍在蹑手蹑脚地东奔西扑。蛙人还是相隔甚远地左闪一下，右现一下。

“是不是，撞、撞上鬼了？”叶阿谁紧贴着他的班长，仍然抑制不住颤抖。于一江嘟囔：“妈的，怪事！”

夏一江远远地摸上来。听着，辨着，终于看见前方草窠有一团白影晃动。他缓缓靠近，探手揪住那“白尾巴”——叶阿谁尖叫一声，马上被于一江捂住了嘴。

蛙人一惊，驻足回望。几只海鸟飞起。蛙人嘘了一口气，耸了耸皮囊，又向前行。

电影结束。村民们走出山洞。

洞口的大树，有一张刚贴上去不久的告示。村民们围过去。一村民念道：“告示。土地承包，我们终于吃鼓了肚皮。但是，社会主义能让我们的钱包也鼓起来吗？三日后，吃罢晚饭，在海门村召开百姓大会，强烈要求海州地委书记莅临答复。钞票会议筹备处。”

“反标！反标！”

于周向人群里挤。贾书记拉住他。于周：“贾书记，这是冲着您来的，是冲共产党来的！而且这东西同镇政府门口的一模一样！”

于周叫着：“保护现场！保护现场！这个写反标的，肯定是海门的人！”

于周让村民们又一次听到战斗警报似的，惶恐地散开，远远站住。

贾书记、九叔公、毛蚶走到告示前，细细看着。贾书记慢慢掏出钢笔，在告示上写了一个字：来。

“贾书记？”于周不解。

贾书记瞪着于：“什么反标！哪个讲过，只许官召民开会，不许民召官开会？”

贾书记边大步离开，边道：“继光同志随我走走，我有几句话。”

九叔公快步跟上。

山路上。贾书记开口：“毛蚶啊，有句话早就想问你，自从咱们偷着学安徽，冒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，海州已有十多万剩余劳力离开了农村，你知道他们都跑到哪去了？干什么去了吗？”

九叔公：“小鸟出笼，四散全国，弹棉花、做豆腐、裁衣服、卖眼镜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反正是一分一分地把外面的钱，往回叨。”

贾书记：“过去的一贯政策是‘劳力归队，车马还田’，如此大规模地出走，已经引起了上边的注意。明天，省农管办要来，专问这件事。”

九叔公笑道：“问吧。目前海州最少还有50万人正在家门坎上蹭脚板，暂时没走，不过是在观望政府的眼色。”

贾书记：“咱们俩这种睁只眼闭只眼，纵虎出山，改善本地经济的土政策，是不是应该缓一缓？”

九叔公笑着沉默了一阵，反问：“您真的打算三天后，来海门开会？”

“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来了，您怎么讲？”

贾书记语塞。

“社会主义如何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？”

贾书记无言。

九叔公：“还是老办法吧，我睁着眼，你闭着眼，文件上没有的话，让我讲。”

看了九叔公片刻，走了几步，贾书记又问：“你这个农工处主任的帽子，戴了有十几年了吧？”

“差半年，就20年了。”

“最近，有可能给你换顶大一点儿的，‘行署副专员’。”

“是吗？”九叔公顿然喜形于色。

贾书记若有所思地拍了拍九叔公：“缓一缓，缓一缓吧。起码等你戴上这顶从六品的乌纱再说。”

九叔公美滋滋的，未置可否。他挠了挠脊梁，以解内外之痒。正在这当儿，“砰”地又是一声枪响。九叔公魂飞魄散，哆嗦着忙看提兜子的手，手无大碍，但兜子在地上——另一根提带也被打断了。

后方山崖上，有条黑影一闪。

跟在远处的于周和毛蚶跑上来。毛蚶朝黑影方向追：“站住！站住——”

于周看着冒烟的皮兜，大声叨叨：“谁说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？！谁说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？！”

贾书记关切地上下检查九叔公的腰、腿：“又是流弹？怎么专冲你流？”

“我这是得罪谁了？毛蚶——小心——”九叔公惊魂甫定，将皮兜夹在腋下，跌跌撞撞地顺着毛蚶追踪的方向跑。贾书记跟着。于周也跟着。

静谧的一江山岛响起一声高叫：“班长，在这儿！我堵住他了！班长——”

夏一江在一处岩缝堵住了蛙人。蛙人一拳击倒夏一江，解下皮囊，撤退便跑。于一江等围上去，拳来脚往。尽管蛙人身手不凡，格斗十分专业，但终究寡不敌众，被牢牢按在地上。他哇哇大叫：“弄疼了，弄疼了，住手！石块硌着我下头了！”

民兵们笑起来，松开手。蛙人掀开潜水镜和头套，民兵时一江双手捂着下身：“你们真笨！怎么这样久才找到我！”

于一江：“快用你的报话机报告演习指挥部，捉到你这个水鬼了。妈的，今年比往年最少慢了半个小时！”

时一江走向草丛撒尿：“再等等吧，先看看这个东西还好用不好用。”

于一江：“惊蛰，你这家伙会分身术怎么着？东一头，西一头的。”

惊蛰是时一江的小名，于一江的这句话他没听懂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毛蚶、村长，以及与闻讯赶来的十几个村民走过来，气吁吁地：“没，没追上。”

九叔公一把扶住毛蚶，乱喘着：“今天晚上，是假戏、真唱……不过，是、是拿我毛蚶，演、演习啦！”

贾书记冲着于周喘：“明、明天，叫公安局，来，来几个人……”

古宅内，双姐冲着茶。她看了看屋内，目光最后停在药柜处，坏坏地笑了一下。她从“巴豆”的一格抓出一撮，丢进青花茶壶：“没错，你老毛蚶今日有难！”

海面，于一江、夏一江、时一江、叶阿谁等顶着狂风，乘双舟归航。

但一江山岛顶又站起一个装束一模一样的蛙人！此蛙人观望了一阵离岛的民兵，做了个很优雅的再见手势。随后，蛙人走进一座破败不堪的天妃庙，摘去潜水镜和橡皮帽，撒开一袭长发——这一位，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。

女孩从皮囊中取出香火、纸钱等物，在神像前燃香，合十，跪拜，虔诚之极。

那艘“台北807”渔轮剧烈摆荡着。老太婆已经离开舱室来到甲板，她死死抓住栏杆，稳住身体，朝着一江山岛的岛影拼命张望……

“班长，右前60度好像有一艘渔轮。”行驶中，夏一江发现了“807”。于一江顺着夏一江的指尖望着：“怪事，这么大的风，我们的船早都回港了。”

夏一江：“这船的轮廓不像是大陆的。”

于一江：“停止返航！时一江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你先过去看看。我们就地等你。”

“是！”时一江飞快地戴好头套、潜水镜，跃入海浪。

远方，抛锚的台湾渔轮在风浪中摇晃着。

这一演习之外的情报立即传到了贾书记那儿。一干部报告：“演习民兵发现了一艘台湾渔轮，舷号‘台北807’，中等大小，像是主动锚定，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。”

九叔公思忖着：“会不会是船上的收听设备坏了？不晓得这风在下半夜还会加大。”

于周：“巧了，正好赶在我们一江山岛例行演习的日子。”

贾书记看看一右一左的两位，道：“请有关部门查一下，这条船的船主是什么人。另外，劳抗倭，你弄条大船靠过去看看，如果是普通渔轮，便按照对台胞的政策和惯例，该提供什么帮助，提供什么帮助！”

毛蚶：“好的。”

女蛙人游回“807”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取出皮囊里的海葵放归大海。然后她抓住老太婆亲自伸向她的手，爬上了船舷。

一刻钟后，女孩穿着浴衣走进主客舱，恭恭敬敬地报告：“奶奶，香上了，冥钞烧了，那几百人的名单也按您的意思，埋在香炉里了。”

老太婆坐在木椅上点了点头，转望窗外：“总算了了一桩心愿。告诉天妃娘娘，老八姑还活着。也告诉26年前一江山岛血战阵亡的弟兄，他们的少将督察未能一同尽忠，今日回来给他们补一些军饷，阴间养老吧。”

老太婆姓老名屿青，此名取自诗圣杜甫颂赞海州的诗句“台州地阔海溟溟，云水长和岛屿青”。老屿青在本家排行第八，人称和自称都是老八姑。

女孩接着汇报：“刚才碰巧遇上大陆的民兵演习，差点被捉住，吓死我了。”

老八姑一点儿也不觉吃惊：“这很正常，他们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。”

船长匆匆进舱：“八姑，不好，附近发现两条冲锋舟，有一百多个大陆兵！”

老八姑瞪了船长一眼：“什么一百多！我早看见了，不是12个人，就是13个。”

“……”船长道，“风越来越大，八姑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返航吧。”

“正因为风大，我才出来的！”老八姑朗声道，“告诉所有船员，一会儿全跟着老八姑回娘家！”

船长大惊：“回……回……您是说，去，去海门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，这怎么可能……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？！”

船长惶恐：“别说以您过去的身份，就是我们这样的，恐怕一靠码头，让人家知道了，也得……”